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硯山齋雜記　　雜家類四　雜品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硯山齋雜記四卷不著撰人名氏研山為孫承澤齋名或疑即為承澤作然所引查慎行敬業堂詩王士禎居易録等書皆在承澤以後則必不出承澤手考承澤之孫烱有硯山齋珍玩集覽此書或亦烱所撰歟首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誤矣或謂秦未有隸且疑程邈之說故詳及之五曰漢篆漢器款識及諸印文是也即秦之隸書也六曰漢隸蔡邕石經及諸漢碑之字是也此體最為後出皆有波法與秦隸同名其實則異又謂之八分書七曰款式諸侯本國之文也古者諸侯書不同文故形體各異秦有小篆始一其法近之學者取款識字為用一紙之上齊楚不分人亦莫曉其謬

論鐘鼎文之謬

篆隸

袁桷云大篆不得入小篆隸書最忌入八分今世俗乃以八分為隸何其不察耶

東臯雜録云漢碑額多篆身多隸隸多凹篆多凸惟張平子碑則額與身皆篆也劉禹錫宜城歌云花臺側生樹石碣陽鐫額不見漢碑不知此句為何説

分隸正書不同

秦之隸書乃篆之捷也與今正書不同然非分書也蓋

隸書本如此此後漸變為今正書耳歐公以此似今八分遂呼漢人分書為隸既知其不同且疑薛尚功摹之失體誤也令人作正書是鍾王法然鍾王古字亦多與今不同世傳六朝唐初碑上字分隸相雜疑當時正書如此至唐中葉已後始變如今法後人純學鍾王也鈍吟雜錄

草書

褚先生補史記三王世家曰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

詔書編于左方是則褚先生親見簡策之文而孝武時詔即已用草書也魏志劉廙傳轉五官將文學文帝器之令廙通草書則漢魏之間箋啓之文有用草書者矣晉書郗鑒傳帝以鑒有器望萬幾動靜輙問之乃詔時草上表疏以從簡易故草書之可通於章奏者謂之章草

章草

黄魯直跋章草千字文曰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非章帝書也按張懷瓘書斷曰章草者漢黄門令史游所作

作奇字而雄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則載酒學奇字蓋二事爾今人又以字之新僻者為奇字至以名齋名書皆謬也此所謂奇字乃大篆耳王莽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即秦隷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蕭子良

云籀書即大篆新臣甄豐謂之奇字史籀增古文為之故與古文異也今乃以隸書之異者而冒其名皆不讀書之過也

字數

中域字數漢許慎說文九千五百九十三宋沈約四聲譜一萬一千五百二十隋陸法言廣韻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洪武正韻依毛晃所定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六今陸湊范斗韻譜一萬四千五百二十二經生韻士所

袱之類宋真宗取廬山東林寺白居易集命崇文院寫校包以斑竹帙送寺嘗于秀水項氏見王右丞畫一卷外以斑竹帙裹之云是宋物帙如細簾其内襲以薄繒故帙字從巾

弓縛

道書謂一卷為一弓音穋與軸同佛書謂之一縛禪學曰多羅樹葉書二百四十縛縛與卷同硯北雜志徐季海題佛經云上第幾隅隅如梵夾也

秦璽至漢已亡後之僭竊多僞爲之具不足重明矣弘治中秦中所進上令禮部察驗謂與輟耕録所載秦璽規製不合僅賞單人毛志學銀五兩天啟時河南撫臣所報上令賫進天子親御文華殿璽貯御前逆閹魏忠賢手捧之憑軒頒示羣臣皆呼萬歲傳制受賀而罷然巡撫程公紹一疏烺烺千古程公德州人崇禎初起為工部侍郎

宋紹聖三年十二月長安村民段義掘地得玉璽正緑

諸部傳至琳丹汗在位日久忽欲往西域皈佛教其台
吉納延等苦諫不聽國中無主
太宗皇帝因發兵追降之其尚璽近侍以傳國玉璽倉
卒坎地而霾之兵既退有童豎牧羊其地一羊屢至坎
所蹄之不已驅之復來牧覺有異試發土則璽見焉聞
於官遂進上時天聰某年也今藏
御府予按何文肅喬新集云五代後唐從珂時秦璽燬
石敬塘入洛更以玉為之重貴獻之遼興宗試進士遂

以有傳國璽者為正統命題金滅遼延禧遺傳國璽於桑乾河元世祖時有札拉爾氏者漁於桑乾之濵得之夜有光監察御史楊桓辨其文以為歷代傳國璽上之至正末中山大兵至燕順帝攜之北遁沙漠其本末如此以文肅言考之自五代之亂璽歸於遼遼歸於金金歸於元在察哈爾國者又二百餘年而歸於本朝詎偶然哉又按王晃詩青象不將傳國璽紫駝空引舊氊房蓋未詳矣

中書所書告身皆佐史體無佳筆隆慶中司馬王崇古以泥金書軸請寶為言者所糾然唐制皆名手書如顔魯公自書告身朱巨川一人而顔魯公徐季海俱為之書巨川賴此以傳至宋即當制者書字兼真行幸得歐蘇便奉為瓌寶

紫泥

青溪暇筆云晉朝為詔以青紙紫泥紫泥猶今泥金之類蓋泥紫色以書字也予按漢舊儀天子信璽六皆以

武都紫泥封之青囊白素裏兩端無縫西京雜記云漢以武都紫泥為璽室加綠綈其上非以書字也藝林伐山云今之紫泥古謂之芝泥皆濡印染籀之具也姚説誤

印章

古人如顏魯公輩自書碑間自鐫之故神釆不失今之能為書多不能自鐫自書自鐫者獨印章一道耳然其人皆不善書落墨已繆安望其佳其人能行楷能篆籀

國學蘭亭為諸家刻本之冠然不知何時入國學或云元順帝北遁棄之中途明太宗取之置太學中又云出天師菴草厰土中國子師取置太學廡下觀其所刻非宋人不能疑為薛道祖所刻換舊石本又云為李學究曾刻一本獻韓忠獻定州去京師不遠元人移至於此也

禊帖以定武本為最其真者已如天吳紫鳳不可得見即宋人翻刻諸本在世亦少惟國學一石稱魯靈光此

閣帖 石林燕語

淳化中嘗出内府及士大夫家所藏漢晉以下古帖集為十卷刻石於秘閣世傳為閣帖是也中間晉宋帖多出王貽永家貽永祁公之子藏名書畫最多真蹟今猶有為李駙馬公炤家所得者實為奇蹟而當時摹勒出待詔手筆多疑滯間亦有偽本如李斯書乃李陽冰王容德政碑石本也石後禁中被火焚絳人潘師旦取閣本再摹藏於家為絳本慶歷間劉丞相沆知潭州亦令

僧希白摹刻於州廨為潭本絳本雜以五代近世人事
徽出絳希白自善潭本差能得其行筆意元祐間徐王
府又取閣本刻于木板無甚精彩建中靖國初曾丞相
布又命劉燾為館職取淳化所遺與近時出者别為續
法帖十卷字多作燾體又每下矣

硯山齋雜記卷一

硯山齋雜記卷二

北平孫承澤編

書紀

學書不可漫為散筆必於古人書中擇百餘字成片段者併具行間布置而學之庶血脈起伏有一種天行之趣久之自書卷軸文字不必界畫算量信手揮之亦成準度所謂目權銖兩者也

古人自運依然傖父面目此固由其胸次猥瑣不能吸攝古人妙處亦是用意規擬時止求踐成跡不能神而化之消歸自已故也

古人作一段書必别立一種意態若黄庭之玄淡簡遠樂毅之英采沈鷙蘭亭之俛仰盡態洛神之飄飄凝佇各自標新拔異前手後手亦不相師此是何等境界斷斷乎不在筆墨間得者可不於自已靈明上大加淬治來

精墨乃松液所成又經化鍊輕升滓濁盡去漬以清泉磨以瑩石如膏如露濡毫之餘間用吮吸靈奇之氣透入竅穴久久自然變易骨節澄鍊神明謂之墨僊非虛語也世世謂耽書畫者必壽此理也耶

梁武帝學佛精皃陶弘景神僊宗伯唐太宗英武真君李煜荒淫孱主而皆篤意書法咸有深嗜卓詣蓋由書道中備有真寂玄曠與夫雄姿綽態可攝種種根性令其醉心耳

世所傳樂毅論正是三館楷書耳

歐陽文忠公題官奴帖以為皆魏晉人施於家人朋友逸氣餘興初非用意自然可喜後人乃棄百事而以學書為事終老窮年疲敝精神而不以為苦是其可歎然鍾繇嘔心裂被張芝臨池池水盡墨曷嘗不專精篤志唯其專篤故偶然揮運自成神妙耳文忠此言似無真會

祝枝山刻陳少陽書草於鎮江郡庠其書言三事一留

復施於所尊矣余購得蔡君謨手簡實用押名見者疑
駭因而落價亦可笑也
王右軍書陸機文賦褚河南亦臨之孫虔禮書揚雄蜀
都賦俱有石刻今不甚行
漢宦者李巡請於靈帝令蔡邕考定石經書刻於鴻都
門古閹宦好學乃過士大夫如此余聞宋光堯手書十
三經刻石今雖殘缺尚在杭州府學大成殿兩廡士流
未有過而問者經術日衰可歎也

遑窺山陰堂奧哉書道之不易如此

孫過庭書可謂變動之極矣昔人猶以千字一律如風偃草短之何也

唐石經多妄加改竄明皇尤喜穿鑿既亂大學次序又刪去顏淵問仁五句孝經刪閨門一章洪範改頗陂二字其注老子吾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乃自詫云本無求於二字實朕所加其敢於妄作如此

元大德間錢塘錢國衡刻十種蘭亭筆法咸有異趣南

宋内府五十餘種與韓氏羣玉堂賈氏悅生堂本爾時猶有存者故國衡得選其萃耳

徐州伎人馬昐學東坡書能得其彷彿坡書黃樓記碑其中山川烟雲字皆昐筆坡笑許之遂劉石不復易

漢河南杜子春年且九十能通周官之義鄭衆賈逵往受業馬林孝存以為不驗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之何休亦以為陰謀之書康成獨知為聖法故能荅其難且序世祖以來通人達士皆有訓詁周官之不廢杜氏力

寫字之義不徒執筆揮運而已蓋有傳寫模寫傾寫三義秦始皇三十六年每破諸侯寫倣其宮室作之咸陽勾踐破吳范蠡遁去以黄金寫少伯之形而奉之禮器之溉者不寫

古今婦人書惟渤海高氏稍存格度其他即婉弱不勝雖以管仲姬日與魏公薰炙亦不免此李漢老曾詠女子寫字句云雲情散亂未成篇花骨傾欹終帶軟亦實語也偶閲秦淮諸姬與徐範素君宛若各書題此

元錢塘人李和鬻碑刻為業有印記曰李和鑒定石刻印人或持贗本求印毅然不可彼以販鬻餬口者猶能恪守如是若今日收藏士大夫家熾然作偽以相炫獨何必哉

黃庭堅書杜子美兩川夔峽諸詩刻石眉州想見其句法雄沈書腕歷落之妙恨不得摹取一紙為朝夕之玩

黔州有嘉禾堂黃魯直書壁十五字猶在云涪翁晚策杖至此觀江漲雨餘天欲凉

矣
朱巨川告身一為顏魯公書一為徐季海誥書巨川以
試評事兼縣令別無功德表見止以名蹟之垂照耀千
古
米元章書從褚登善悟入登善深于蘭亭為唐人秀穎
第一
宋高宗嘗以蘭亭賜太子令寫五百本更換一本
十七帖硬黃本汝陽王思延得于燕都濟南邢子愿借

老而好學猶足名世書此自箴無以年自棄也
王文安英題朱子墨蹟云常讀文公先生書字銘曰握
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又曰放意則荒
取姸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夫書六藝之一也學者
之餘事而有至理寓焉去古既遠世之學書者以姿媚
姸麗為工而所書者則又多艷辭俚語無益於世是以
先生之所謂一者敬也敬存於心則不至於荒惑而書
之體自得有事於此乃能神明其德先生於書其敬且

大淵等重將禁中所藏真蹟刻石標題官閥亦有改定蔡元長之筆也評書者謂在淳化帖之上好古之家每得一二卷以為奇寶

蘭亭無下搨謂其真蹟既奇絕摹刻雖失真亦各有所近如得肉得骨之論但定武唐本得其神耳秦中石刻流傳於上黨者娟秀溫潤當是褚河南所摹未知王順伯尤延之曾經辨論否然右軍風神宛然可想

老米研山易薛紹彭甘露莊既易復請見靳固不出米

著摹手頗癡肥多肉失賀監之意雖聲價最高不堪並視有膚清神清之辨矣

宋時聚訟定武蘭亭有損本不損本五字七字之辨近世於聖教序亦然若唐石唐拓流傳海內者未嘗一見所見唯宋搨唐石耳而紛紜何以顯五字無有完善內至於出二字蹤跡俱不可尋矣

智永為虞世南師作永師書當思永興用筆乃不笨鈍作虞書當思永師用筆乃不板結趙文敏六體千文惟

陸文裕公跋云蘭亭無下搨葢正本既佳得其一枝半節皆可名世梅檀之林必無雜樹

黄要叔父子寫生頗費時日白石翁以須刻工力敵之而氣韻生動神采煥發所謂以少許勝人多多許其於連城之賞則均耳逸品在神品之上信然

董華亭書坡公大江詞即以其筆法書之米元章謂東坡畫字趙子固又云偃筆之病誤我蘇公然山谷有云子瞻書為今代第一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

若以拇指掐鬼眼更有力試改之筌請歸數日看之不足以絹素别畫一鍾馗如袒指并吳本進納袒問之對曰道子所畫一身氣力色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拇指今筌所畫一身氣力意思併在拇指是以不敢輒改此雖論畫實詩文之妙訣讀史記漢書須具此識力

宋徽宗崇寧三年立畫學考畫之等以不倣前人而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高簡為工此近於空摹之格至今尚之

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瞻望坐賓羞帳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面墻緣情染翰頗及儕流惟以丹青見知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技

書家謂索靖有一筆飛白書畫家謂戚文秀畫清濟灌河圖中有一筆超騰迴搨逾五丈通貫於波浪之間予謂文家亦有此訣惟司馬子長之史韓退之之蘇子瞻之文杜李韓蘇之歌行大篇足以當之